

新 旧 土 豪

〔罗〕费立蒙 著
李世忠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新 旧 土 豪

〔罗〕费立蒙 著

李世忠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19万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110·138 定价: 0.63元

内 容 提 要

尼古拉·费立蒙是罗马尼亚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者之一。《新旧土豪》一书是费立蒙的代表作，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作品深刻地描绘了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渗入罗马尼亚公国那一时期的社会面貌。家奴出身的卡拉查大公的侍宴官安德洛纳克，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取得了家财万贯和贵族的显赫地位。而他的家奴出身的管家派屠利凯，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利用下流、肮脏的手法，利用女人，取得了主人的信任，最后把主人的财产和太太全部占为己有。但天理不容，他们最后都走上了毁灭的道路。小说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语言生动幽默。

目 录

俄译本编者的话	(1)
献词	(3)
楔子	(5)
第 一 章 狄努·派屠利凯	(11)
第 二 章 侍寝官安德洛纳克·屠兹路克	(16)
第 三 章 罗马尼亚人和法纳尔人	(28)
第 四 章 美人杜度卡	(31)
第 五 章 培养奸雄	(41)
第 六 章 两个小人决斗	(48)
第 七 章 无风哪能起浪	(57)
第 八 章 燃起无烟之火的法门	(66)
第 九 章 自供	(69)
第 十 章 科斯恰·乔鲁先生	(74)
第十一章 真理是次货	(80)
第十二章 第一步	(87)
第十三章 放尔任县长，给我多少钱？	(103)
第十四章 当心啊，聪明的侍寝官！	(110)
第十五章 社会生活缩影	(117)
第十六章 要作人上人，得会耍手法	(130)
第十七章 卡拉查王朝时代的音乐和舞蹈	(142)

第十八章	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47)
第十九章	警钟……	(158)
第二十章	罗马尼亚公国的戏剧……	(164)
第二十一章	女人败家，男人倒霉……	(171)
第二十二章	“阿尔及耳的意大利女人”……	(183)
第二十三章	贵族的跟班……	(190)
第二十四章	商务裁判所……	(198)
第二十五章	大海特门衙门……	(204)
第二十六章	人生如戏……	(210)
第二十七章	筵前训子……	(220)
第二十八章	一颗崇高的心……	(234)
第二十九章	柯特洛岑军营与叛徒……	(242)
第三十章	伊波西兰蒂与希腊独立运动……	(256)
第三十一章	民不聊生……	(261)
第三十二章	废盐池……	(270)
尾声——	一位农民出身的大斯派塔尔……	(281)

俄译本编者的话

尼古拉·费立蒙(一八一九——一八六五)是罗马尼亚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奠基者之一。

费立蒙生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神甫家庭里。这位未来的作家,早年丧父母,从青年时代就必须靠自己赚钱维持生活。他干过好多种职业:教过音乐,当过教堂歌手和合唱歌手,充任过管理档案的小员司,干过新闻记者。

从一八五七年起,《民族报》上经常发表他的音乐和戏剧评论文章。一八六〇年,这家报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南德游记》。在这本书里,费立蒙畅述他一八五八年旅行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感想,并且谈到了意大利烧炭党人的解放运动和匈牙利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书中充满了他对这些国家中被压迫人民的深厚同情。

长篇小说《新旧土豪》是费立蒙的一部大部头作品,写于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当时曾在《罗马尼亚评论》周刊上连载。

十九世纪上半期,罗马尼亚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新旧土豪》一书就是反映罗马尼亚社会生活中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书中正确地描绘出资本主义关系渗入罗马尼亚公国那一时期的风俗人情;几乎所有各阶层的居民,下自农民,上至王公贵族,读者均可在书中看到他们的形象。费立蒙

对于在本国王公贵族、地主庄头和土耳其奴役者双重压迫之下呻吟的、无权和饥饿的平民，寄予了十二分的同情。教主们在自己的教区内也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商人们专门贩卖假货次货，榨取穷人血汗，也从未落后于王公贵族和教主。在自己的作品中，费立蒙揭露了旧的封建土豪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土豪的无法无天行为。这本书描绘出十九世纪初叶的罗马尼亚社会现实的图画，揭发了统治着国家的有爵位和无爵位的衣冠禽兽们。不过，书中叙述的历史事实，部分的也有不真实之处。把争取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反对本国贵族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杜多尔·乌拉狄米盖斯库的起义（一八二一），在书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乌拉狄米盖斯库和亚力山大·伊波西兰蒂乃是从土耳其人压迫下争取解放东南欧的领袖，作者描绘他们两人的形象是不真实的。

按作者预定的计划，《新旧土豪》这部诗史应为上下两部。但作者准备描绘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土豪生活的史迹，也就是本小说的续编《穿燕尾服与戴白手套的人们》，却未写成。作者的早死，使他不能实现他的计划。

资产阶级文学界总是极顽固地隐讳不提费立蒙的创作。在旧罗马尼亚，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再版过，而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每逢谈到他时，也往往极力贬低这位天才作家的地位。在新的人民民主的罗马尼亚，《新旧土豪》这部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解放了的罗马尼亚人民公正地认为，费立蒙是一位真实地反映了祖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现实主义作家。

献 词

土豪先生们！

为了在我们各社会阶级中寻找一个可以奉献我这部作品的阶级，我就象杜恒（注）一样，携带着作品，日夜奔波，走了好多地方，花了不少时间。起初，本想把我这分敬意献给我们的贵族阶级，可是经过一番考虑后，我没有这样作。这是因为尽管有不少腐化堕落的异族人混杂入我们的贵族阶级，尽管我们的贵族中也有不少人吞食了异族人的诱饵，百五十年来事敌求荣，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不少的正人君子，有着崇高的感情和真正的罗马尼亚人的良心，无论过去或现在，为自己祖国作了好多有益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他们将来还会这样作的。

于是我求之商界，遍访所有商号，大至最殷实的百货商店，小至简陋不堪的小杂货铺。访问过一文不名的空头银行家，他们自吹自擂，卑鄙龌龊，全凭高息重利盘剥别人；访问过用霉烂的次货和光怪陆离的橱窗装饰门面的商人，他们用在我国容易作到的假破产手法掠夺社会。油粮店老板把菜籽油充作上等橄榄油卖，大米里掺杂一半细砂子，咖啡里掺杂炒糊了的大麦和豆子。饮料店老板往酒里掺水，使用双底的酒提；肉商和菜贩使用假秤。发现这种种情况之后，我倒心灰意懒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些奸商的所作所为，罪恶固然不小，但以我看，充其量他们也不过是一般的惯盗惯窃和极其平常的

（注）杜恒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土豪,只能说是上过你们的学校,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而已……

接着我去访问农庄村舍,找农民们谈话,年老的谈过,年轻的也谈过。老实说,这些可怜的人们也深陷在卑鄙龌龊之中,几至没顶了。但在他们之中还是没找到我所要找的人。

无奈只好到修道院作最后的访问,仔细地观察了高级僧侣和下级僧侣的所作所为。但是,天呵!多么令人失望!……去修道院的本意,是想看一看基督徒的行杖和背囊,都说这是象征他们的仁慈和信仰的。然而见到的却是冷酷无情,骄横,嫉妒,贪婪和其他种种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恶。据实一一揭发这些罪恶嘛,那是难免大祸临头的,因为,言论法将会为此而判处我们十年苦行役的。

我跋涉徒劳,精疲力尽,灰心丧气之下,决心把这部手稿烧了,可是正当我拿起六个月的心血结晶投向火中的刹那,忽然想起你们这帮人来,论出身你们是社会各阶层都有的,恰恰是我笔下人物的可爱的土豪。我不禁象我们的祖先毕拉特一样,大声高呼:“你瞧,他们才是我所要找的人哩。”

你们这帮恶魔的化身,使你们的主人倾家荡产,自己从中发财致富,你们的主人把你们从饥寒交迫中救了出来,你们不但不报恩于万一,反而陷你们主人于不义;你们这些腐败寄生虫、亡国辱君的朽木和毒菌;你们若在地方为官作宰,则敲骨吸髓,在朝中当大臣,则盗窃国库,盈千累万,你们现在置了庄园、宫殿,却把恩人踏在脚下;你们,只有你们,我这部远未成熟的小小的作品才是可以奉献的。我的先生们,望你们把这部作品细心阅读一遍,若发现你们的业迹中有什么被遗漏了,请通知我,以便于再版时加以补充。

楔 子

对于一个即将走上革新道路的国家说来，再没有比把国事托付给家奴更危险的。这般没人能够比得上的野心家，除了自己发财致富，再不会有别的目的。只要能发财，他们什么卑鄙行为和罪恶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从小寄食于人，在虚伪和狡诈的环境中长大，乃至不惜以任何代价，要从石头里挤出牛奶来。

远在我提笔来描绘这种人形象的两千年以前，柏拉图就已说过，一个人要想成个好人，他必须对诸神的万能威力常存戒心，从小就不离开善良的和正直的长者左右。

不论什么时候，也无无论在什么地方，家奴们的秉性总是暗藏野心，阿谀逢承，奸诈，怯懦、卑鄙无耻，凶狠野蛮的。只要他们一旦随了心愿，他们的野心马上会象炸弹似的爆炸开来。

得志的家奴大多数是正义和国民道德的敌人。富贵之家，特别是家奴出身的暴发户，常是这些败类的养成所。这帮强盗初到社会中来，总是装成一副可怜相，登上富家府门，眼泪汪汪地请求主人收容他，给他一碗残茶剩饭充饥，半间草屋和槛褛衣服蔽体。每逢这个时候，主人们总是欣然把他收容下来，因为富贵人家经常需要忠实的、事事能干的小厮。

这种两条腿的狐狸，比伊索和拉封登寓言中主人公的四条腿的狐狸还奸还滑。在最初的时期，他们从旁留心者仆人

们的偷猫盗狗，细心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等到二十来岁时，便完全学会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母鸡身下掏鸡蛋了。换句话说，他们已完全懂得：主人府上的日常开支中每天可以尅扣多少，怎样从大宗采买东西上赚钱。收地租以及可以插手的其他许多交易，又有多少可以装入自己的腰包。

大家都知道，和别的行业中的人们一样，贵族府上的奴仆也是有等级的。奸滑手从作一般仆人的差使开始，再充当老爷的跟班，伺候老爷几年以后，慢慢升上去，由当府里的管事，到当上管理全府和庄田的总管。你瞧吧，到了庄田上，他就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位老爷了。尽管还有人挖苦他，叫他作暴发户的老爷，可是他的子女终归是贵族的儿女了。

当得志的家奴还在充当老爷的跟班时，已摸清老爷的所有弱点，于是拼命巴结，讨取老爷的欢心，凡是主人任性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对他的主人有损无益，而对他自己有利的地方，更是百般怂恿奉承。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尽管主人多少还秉赋某些正直的品质，但这样的善念，对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要作人上人的家奴的头脑，对他那阴险、狭隘的心灵，却很难得渗入一丝半点的。爬到贵族府中伺候主人茶饭的地位，这类奴才很快地看惯了府中的珍饈美味，以至日久成癖，每食就非有炸山鸡，巴尔木奶酪，凡郎香肠，法国的炸肉包子和欧洲美酒不可了。等他取得主人的信任，当上管家的时候，不论道德上和肉体上，则已腐化到骨髓了。

爬到奴仆世界最高的地位以后，他会象欧洲国家里的一位部长一样，更老于深谋远虑的。他日日夜夜只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尽快地发财。他想出种种计划，一个比一个狠毒。他

用尽心思选择其中最易实现的一个，丧尽良心地着手去做。

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作家，认为在每个罪犯面前，良心是最严峻的法官。也许是这样，我不来辩解，不过，贵族府中的管家是知道如何使严峻的法官成为他的忠实的顾问的。他能这样对自己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人都有活在世上的权利。可是为什么这一部分人有更多的财富，吃不了，穿不了，而另一部分人却连口饭都吃不上？为什么这一部分人有权有势，而另一部分人却牛马不如？为什么这一部分人拥有大量的庄田，而另一部分人竟连三尺的坟地都没有？这难道是正常情况吗？”这位管家于是得出一个大有见地的结论，遂有补充说道：“我决计尽自己的全力同这种情况搏斗。”

于是机警伶俐的管家，怀着极不平常的愤慨心情，着手大干起来。他先从平均物质财富入手。在这事情上，他是最容易收到成效的：他的私有财产增长的速度简直同他主人破产的速度一样快。他偷偷摸摸地、人不知鬼不觉地一块接着一块购置庄田，购置牲畜，购置种种使自己生活舒适和讲究起来的小玩意儿。

仅仅在不久以前，他的主人把他从饥寒交迫的绝境中救出来，又为了他“忠于职守”，替他谋得管家梦寐以求的彼塔尔（注）的贵族称号。可是等我们这位得志的家奴把主人的家产倾完荡尽了，恰恰在主人万分需要他时，他却寻找一个藉口抛弃了他这位恩人。

（注）彼塔尔是采买王室膳食的贵族的称号。

谁都知道，凡是不以正道而发财的人，那怕财富堆积如山，他也永没有知足的时候，还是千思万虑地挖掘发财的新法门。结婚往往成为这种人的新的金库。他向所有阔小姐求婚，派出媒人到处替他物色，寻遍全国。可是非找到一分称他心意的嫁妆，他是不会结婚的。只要嫁妆丰厚，那么这个女郎为人如何，秉性如何，年龄是不是相当，容颜丑还是美，秉性贤慧还是淫荡，尽管事关一生命运，他却概不加以考虑。

一个只是为了自己发财而结婚的人，当然不会娶得贤慧的妻子，其实，诸如此类的土豪，何尝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只是他满不在乎罢了。他只有一个目的：实现他的野心计划。结婚以后，蜜月还没度完，新婚的家庭便成了一切社会渣滓会聚的咖啡馆。夫人成了梅萨林娜（注）再世。孩子们是怎样生养的，只有天知道，长大成人全凭仆妇丫环们照看，腐化堕落透顶。可是溺爱不明的双亲，还要送他们到法国去留学。

这些不幸的青年男女，既没受到正当的教育，在父母跟前，也没看见过美德和光荣的榜样，两脚刚一踏进巴黎的大门，便陷落在淫男荡女设下的天罗地网里，越发堕落下去。等到这些暴发户贵族的子女留学归来，带回来的并不是文明的欧洲的学识，而是道德败坏和放荡行为。退一步说，即使其中有人真地学到一些知识，可是他这一点没有道德修养根基的学识，对我们这个哺育了这种毒蛇的不幸的国家，还

（注）梅萨林娜（Valeria Mezzalina 公元15——48年）是罗马女皇，克劳迪乌（Cleucia）的妻子，出名的泼妇。

不是害多利少。

土豪和他们的子弟，一旦身居要职，不管他们这官职是以正道得来的，或是以非法手段谋得来的，在好多方面是和正人君子不同的，首先是他们的作风恶劣。他们从来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从来不作为某一党派的忠实信徒表示意见，这自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正直和不结党营私的精神，而是为了一己之利，俟机而动，得以利用所有政治学说和党派。

在公众集会上，在私人谈话中，土豪常是不断地叫喊爱祖国、自由、平等、忠诚等等神圣的词句，其实，这些表现公民美德的珍贵字眼，他们不过是用来作为取得权力地位的阶梯而已。当他们觉得光凭这种阶梯还不够的时候，便不惜求助于异族人，仗着异族人的势力在本国谋得一官半职。

为了窃取国家要职，家奴出身的土豪干尽了卑鄙无耻的勾当，奴颜婢膝，谄上媚下，反而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道德的保卫者。可是一旦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他就揭下了遮羞布，人格的卑鄙，心地的肮脏，完全赤裸裸地表现在世人面前。

家奴出身的土豪由于一生奴颜婢膝，卑怯低贱，他们的身心已经硬如铁石，丧尽了真正人的情感和一切美好的情感。他们怕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揭发他们的不法生活，使他们不敢肆无忌惮地祸国殃民。他们乱用私人，结成狐群狗党，操纵国家大权，营植他们的私利。

这种家奴出身的土豪的形象，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而我国则特别多。这是因为在我国，真正文明的光芒还未能把愚昧无知和骄奢淫逸的乌云驱散。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他们在

本世纪变迁的形象：在法纳尔人（注）时代，他们是身着长袍，腰系鼻烟壶，而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他们，则是那穿着时髦的燕尾服，戴着洁白的手套的人。

（注）法纳尔人是称呼住在君士坦丁堡法纳尔街上的希腊人。十八、十九世纪，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各国，罗马尼亚各公国的显贵要人时被称为法纳尔人。

第一章 狄努·派屠利凯

一八一四年，一个十月间的早晨，大侍寝官（注）安德洛纳克·屠兹路克官邸的台阶上，站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人。他身材不高，一张微黑的脸上，嵌着一对黝黑的、狡猾的眼睛。鼻子笔直，鼻尖稍翘，都说长这种鼻子的人野心很大。他身穿一件后身撕破了的大马士革绸子长袍，一条周边扎花的布带子束腰，褐色的土布裤子，赤脚穿一双肥大无比的软皮鞋。这双鞋本来是红色的，可是现在，因为穿的时间过久而褪了色，原来的红色一点儿也不显了。长袍外面，罩一件绣花绸子大坎肩，淡红色的花边镶边，油亮发光，显然是他装束中的一件重要的服装。腰带上系着一个相当大的黄铜鼻烟壶，头戴一顶毛线织的无缘帽，由于各色补丁过多的缘故，真难说出它本来是什么颜色的了。

这个青年人站着，倚在大门前的柱子上，显出心中若有所思的样子。从他的面部的表情上，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是不难猜测到十之八九的：他脑子里正在浮现着一个一个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实现这些计划的种种障碍。

侍寝官府的仪门倏地开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穿一身绣花的装束，腰间佩戴着手枪和短剑，头上戴一顶红色的狐皮

（注）侍寝官是大公的近臣，管理大公寝殿，同各国使节进行谈判。